



15
1125
5



門 4 5
號 1125
卷 5

漢書第一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敘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注言解在某紀者並同皆其證

欲奇此女

志四之二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踰城係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係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為係鄣師古曰係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係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係於逆

旅杜注訓係為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係歸焉係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係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係女矣司馬彪注曰係附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曰依依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封禪書同

追北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僭音韋昭之徒竝為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為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為敗北非是齊策曰會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

即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年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芻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為背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為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其失也鑿矣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襲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尚能遵用古訓不為顏說所惑師古不讀北為背者特以北為入聲背為去聲不可合而一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為古背字而背却二字竝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

為背樂書訓北為敗安知其不讀為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耆台背與翼福為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為韻瞻卬之譖始竟背與忒極慝識織為韻背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

禍賊 猜禍吏

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猜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倉曰猜黠惡也酷吏傳曰甯成猜賊任威是也史記作滑賊猜賊與慄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

禍猜字或作猜二形相近故猜誤為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爵輕狡猾猜字作猜是其證爵輕狡猾猶言慄悍猜賊耳晉語齒牙為猜史記晉世家猜字亦誤作禍猜之為禍猶滑之為滑呂氏春秋開春篇管王季歷葬於滑山之尾論衡妖偽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猜字之譌辯見史記

道碣

乃道碣孟康曰道由碣念孫案道即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分為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與南陽守齡戰犍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匝服虔曰遲明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記遼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史記南

越傳之犁且一作比且衛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黎之不訓為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為將旦未明之時與昧爽昧且同義其誤實由於此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

及天明已圍城三匝耳黎字亦作犁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趙王犁孝惠還趙王已歿徐廣曰犁猶比也今本犁下有明字集解內有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辯見史記

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外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犁且城中皆降伏波犁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

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為欲天疾明文穎以為未明師古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生當為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竝作至通鑑漢紀一同

拔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

三、明陳禹謨本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改引史記本非刻本也後

皆放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竝作拔劍起舞史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淳注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歷一時矣而春夏秋三時更以春正月為首故曰十月為歲首正月為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而文義遂不可通金氏禮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之何得以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閒言春正月恐人不為三正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閒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事在漢高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

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麻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麻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

月則同太初元年正麻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辯見下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麻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穎注曰秦謂十月為正月則已

誤說秦之月號矣師古之說本此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

月為歲首商以丑月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麻書謂之正以

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為歲首究未嘗以為四

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

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云陽和方起則為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

春則不可以為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

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為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麻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麻志建寅之月顓

頊麻之正月也大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

上元太始闕蒙即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
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麻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
正月為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
引顓頊麻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
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明矣秦及漢
初皆用顓頊麻正月安得不建寅乎麻譜最重建元文
安得於麻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麻元所
起之亥月為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
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曰鄭注曰秦以建亥之
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

秦雖以建亥之月為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
月為秦弟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
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
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秦軍分為三軍
武安君歸王齮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
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
正月則十月為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為建寅之月矣其
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七月丙
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鄜山六國表秦二
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十二月就

阿旁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弟三月爲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弟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弟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

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

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
雖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為正月則夏四月當為
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
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雖郊見五帝以孟夏四
月荅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為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
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
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
方春和時則三月為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為建辰之月
則上推正月為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為四月則
三月當為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

和乎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
服集余舍案單闕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
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
八年有後九月為閏法一章之
弟三閏至文帝二年為
弟四閏五年為弟五閏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
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
云當時之四月為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
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
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

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厯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厯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九月爲十二月閏月當爲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

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蒙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外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建丑之月爲三月建辰之月爲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厯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爲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爲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注曰

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麻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何氏岷瞻讀書記曰：既曰正麻，以正月為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為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為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為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建寅之月為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為歲首，或云以四月為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為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

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為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為四月，二月為五月，三月為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以云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為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族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為正月，建亥之月為十月矣。其證十七

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為十月寅月為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為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為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為正月也當時所用顓頊麻術惟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若以亥月為

正月則顓頊麻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為正月也顓頊麻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為子長孟堅身為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悉與太初麻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麻法亦安敢舉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

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為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為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為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脩先王之道故以三代之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苟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為正月而伸

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尚書蕙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楚子諸侯人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
 訓楚子為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為子字之誤也子即與
 字與其之與通作子猶賜子之子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竝作子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與壯士為剽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竝作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
 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祖紀亦無

圍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竝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 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紀今

乃幸以天年終今本脫終字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得復供養于高廟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與發聲也四字

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

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

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

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

所哀念也劉攽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本已脫終

字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念孫案

如解文帝紀以與為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

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

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為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

字絕句尤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

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

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

幾何也韋注與辭也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

人言將幾人也韋注與辭也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

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

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音語曰亾人何

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

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為語助音語曰亾人何

辨告辨告音語曰亾人何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念孫案辨讀為班班告布

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眾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

孟康曰辨希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

班蕭該曰班舊作辨韋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禮記

明日以其班耐古文班或為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

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

旨

志四之一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念孫案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

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

醫句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竝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滎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宋祁曰滎舊本作熒又高后紀灌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念孫案作熒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熒陽字作滎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熒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氏

若膺古文尙書撰異曰攷熒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

經其川熒逸周書同雜

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熒澤

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于熒澤宣十二年及

熒澤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熒澤也爾雅注圃田在

熒陽釋文凡六熒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虢國今熒陽縣

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熒字下

云亦熒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熒陽劉寬碑陰河南熒

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

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

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鬪於熒陽者熒字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尚書
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
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
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
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衛包庸妄改熒
作榮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
水經注熒字多作榮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
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為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
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榮字下曰榮濇絕
小水也從水熒省聲戶烏切濇字下曰榮濇也從水甯聲

奴洽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閻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為爾雅

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沖決為榮相發明其穿鑿傳

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熒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

引伸為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

最聲相近最之為絕猶縣蕪之為縣蕪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

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熒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

小水者無涉

惠紀

民有罪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外罪念孫

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

陳禹謨本刪去

懼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兒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即駭兒也訓為無守兒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

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為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為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兒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竝與瞿然同說文本作界云舉目驚界然也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念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文紀

郢

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閒侯者表皆作郢客

其宜今本無之補古曰其宜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

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橋

郵閣頌雖魯班亦莫儼象莫字作其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

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皆以為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

人廢遷蜀嚴道外維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外維念孫案外維上當更
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維縣在道而
外此正釋道外維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于蜀道
外靡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外維皆
其證

罍思

未央宮東闕罍思災宋祁曰江南本罍作思念孫案江

南本是也說文無罍字漢書作罍思考工記匠人注作
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罍思者
皆因罍字而誤加网也且顏注罍字有音而罍字無音
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罍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饒陘

今本脫地字據通典會貨一無所農桑
補地饒陘與下地饒廣對文

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如淳曰莊周
云麋鹿會曰薦二曰草稠曰薦淡曰莽念孫案如以薦
為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

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
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竝云荐聚也漢書翟義傳薦樹
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為句薦草
莽為句水泉利為句

其蕝葬

其蕝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念孫案其蕝葬蕝字涉上文四蕝字而行諸王侯蕝事
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
事也不當更有蕝字漢紀孝景紀無蕝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
然則作然即古字通以即為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
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
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
九竝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

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
尚書

治鴈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
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
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
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卽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
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
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
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續會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會令與
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
次給之會則本作給會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會之語
若作續會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會則所見漢
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會通典選
舉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
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耆也卽王制所云耆老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因學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為道或訓為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即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

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

論臣

論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為君者勞於論人高韋注竝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

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諭當為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為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即選舉也若云諭三老孝弟則與以為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怵於邪說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服虔本怵作快云快音裔案釋詁釋文云快音逝張揖雜字音曳曳與裔同音故服云快音裔應劭曰狂快也如淳本作怵云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快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誅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

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念孫案作怵者是也晉語注云狃怵也後漢書馮異傳注云狃怵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剽懷邪辟之計謀為畔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索隱曰怵音誓怵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怵邪臣計此云怵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怵而訓為狃怵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為誘怵耳蓋俗書怵字作怵今書傳中狃怵字多作怵猶怵杜之怵俗作怵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

長孺傳之誅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木而訓為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戰外

兩軍士戰外者數萬人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云外者數萬人則戰外可知景祐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故者萬數亦無戰字

崇嵩

翌日親登崇嵩念孫案嵩當依景祐本作高崇高即嵩

崇高

曰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
 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
 邑師古曰密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密高
 奉邑念孫案崇高即嵩高師古分崇嵩為二字非也詔
 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則崇
 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為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
 古無嵩字以崇為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
 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密高下云古文以
 密高為外方山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云崇崇高山也
 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人唐公房碑陰南鄭祝岱
字子峯祝恆字仲峯祝崇字季

舉崇即嵩字此三人之
名與字皆取諸五嶽 郊祀志又云祠中嶽泰室於嵩

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
 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塊然見之若嵩山
 之阿謂崇山之阿也楊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

堯德之崇高也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
厥體嵩厚峻極于天成陽合唐扶頌如

山如岳嵩如不傾大尉劉寬後碑公曰嵩高之門好
謙儉之操嵩字竝與崇同嵩如不傾即崇而不傾 是

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
 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

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為汎稱嵩為中嶽漢
 靈帝時中即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為嵩高山後漢書
靈帝紀

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為二字而魏晉以下皆沿其誤

皆來觀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念孫案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三百餘里內人皆觀

射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念孫案蛟為神物不可得而射蛟當讀為蛟謂江中大魚也說文蛟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為大蛟魚所苦故

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蛟為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夏季篇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鼃高注曰蛟鼉龜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其中多蛟魚是他水中亦有蛟魚也月令呂覽淮南鮫魚字竝作蛟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為鮫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鮫魚干江中是其證

妻子

志四之一

完

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念孫案妻下子字乃後
人依劉屈釐傳加之也劉屈釐傳云妻景祐本無子字
宋祁亦曰舊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
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曰屈釐坐
祝禮要斬妻梟首漢紀曰屈釐妻坐為巫蠱祝詛屈釐
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

昭紀

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
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

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念孫案武帝紀曰侍中僕
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
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霍光金日磾傳具
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
漢紀補漢紀補遺四下載莽何羅通謀反事
宣紀宣紀廣川王吉有罪宋祁曰吉一作去字念孫案一本是也
作吉者字之誤耳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傳竝作去漢
紀同

魯郡

鳳凰集魯郡齊氏息園曰案魯是時尚爲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慎念孫案漢有魯國無魯郡郡字後人所加魯卽魯國猶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作鳳皇集魯卽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竝作鳳皇集魯宋書符瑞志同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師古曰祭明

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念孫案師古訓祭爲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又加數字以解之曰當明於仁恩不離絕甚矣其鑿也今案祭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善曰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爲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祭糝祭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祭正義曰祭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散祭蔡祭語之轉皆謂分

散也蔡之為祭猶翠蔡之為翠祭矣

文選琴賦新衣翠祭李善曰子虛賦

曰翁呬翠蔡張揖曰翠蔡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蔡兮紉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祭字皆祭字之誤非也如淳曰祭或為散散祭聲相近則祭非祭之誤且洛神賦之璀璨即翠祭之轉固不可改為璀璨也應場迷迭賦亦云振纖枝之翠祭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隸書改祭作祭遂失本體誤與惠氏同

晦

五鳳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念孫案晦當為朔五行志云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為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為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

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竝作朔

元紀

蓋寬饒

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念孫案景祐本蓋作益古字假借

也蓋寬饒之蓋本音公益反故與益通

藝文類聚身部上引韓詩外傳

船人蓋胥跪而對今本作益胥後人依本傳改益為蓋未達假借之旨

令就農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念孫案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省費兩各字文義相承漢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

人人

人人自以得上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念孫案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匡衡傳加之

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庸注矣匡衡傳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師古無注即其證

為父後者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念孫案為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無此四字是也宋祁亦云越本無此四字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初元二年四月此不

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為父後者之文他篇放此

原上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念孫案原字上有北字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云以杜東原上為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皆其例也

脫四字

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念孫案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

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爲中二千石下文令三
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
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

藍田地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雒霸水念孫案此文當
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雒霸水此因地震
故山崩而沙石壅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敘事不
明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
亦承地震言之

成紀

云

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
之文念孫案師古說非也云猶焉也足句之詞本無意
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會所勝而以木禺
馬代駒焉郊祀志焉作云是其證漢書中若是者多矣
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

孝景廟闕

孝景廟闕災念孫案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漢紀皆
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罽思災景紀未
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

哀紀

延于側陋

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念孫案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為一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師古注云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則所見本已與今本同

建平四年春

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五行志曰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掇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念孫案依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曰二月封帝大大后從弟侍中傅商為汝昌侯則此所紀為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

漢書第一

義甚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
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是其明證也師古不以獻孝
昭嚴為句者其意以蠶食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并及於
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曰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
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曰顯王五年賀秦獻公
獻公稱伯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
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
公孫痤舊本晉上有魏字今刪說見史記則秦之彊寔自獻公始六國
表序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
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

初置

孝惠七年初置淮陽國念孫案初置當依史表作復置
地理志云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高五王傳云趙幽王
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是既徙之後
國除為郡至惠帝崩後高后復置淮陽國以封所詐立
惠帝子強不得言初置也此涉上文初置魯國而誤

諸侯王表

其王不周

河間獻王德 其王不周嗣念孫案不周當為不害字
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

家皆作不害

三年

常山憲王舜 真定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
泗水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念孫案三年皆
當為四年此涉上文元鼎三年王勃嗣而誤武紀云元
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地理志云真定國
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
為泗水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元鼎四年思王商
元年頃王平元年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云元鼎四年
立常山憲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五宗世家云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皆其證

王子侯表

脫二字

沈猷夷侯歲念孫案史表猷作猶索隱曰漢表在高苑
又楚元王傳封元王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曰王子侯表
屬千乘高苑地理志作高苑今本末一格脫高苑二字當補入

豫章

安城思侯蒼 豫章念孫案安城史表作安成地理志
安成屬長沙不屬豫章豫章本在下條宜春侯成下因

此條脫長沙二字而豫章二字遂移入此條矣史表索隱引此
已水經贛水注云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
今本安成作安復乃後人所改依新校本訂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
劉蒼為侯國是其證

脫二字

宜春侯成念孫案此條末一格當有豫章二字今誤入
上條地理志豫章郡宜春水經贛水注云牽水西出宜
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為侯國是
其證

勝容 勝侯客

勳俗作劇原侯錯 侯勝容嗣念孫案勝容二字義無所
取當是勝容之譌高祖功臣表有樊噲曾孫勝客恩澤
侯表有丙吉元孫勝客急就篇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
者又高祖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河陵當作阿陵說見功臣表下云
勝侯客嗣勝侯客亦當依史表作侯勝客

東海

臨朐夷侯奴 東海念孫案地理志東海無臨朐縣此
涉下條東海而誤也東海當為東萊地理志曰東萊郡
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逕臨朐縣故城東漢武
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為侯國是其證

雷侯

雷侯豨念孫案雷當為盧史表亦誤作雷地理志城陽國有盧縣今本盧誤作慮或云盧慮古字通非也辨見地理志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劉豨為侯國是其證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為雷雒字之誤也隸書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周官之雷誤作盧而史漢表之盧又誤作雷或謂古字通用非也韻書盧在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得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之誤而云字之誤

辟土

辟土節侯壯念孫案史表辟下無土字蓋壁辟古字通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壘壁者爾雅釋天營室東壁曲禮注壘軍壁也釋文壁並作辟故漢表作壁而寫者誤分為二字師古音闕非也水經泅水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泅水注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平城

平城侯禮念孫案平城當依史記作成平水經濁漳水

注云成平縣故城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爲侯國地理志成平南皮俱屬勃海故索隱云表在南皮縣相近故也若平城則在北海去南皮遠矣又末一格脫南皮二字當依索隱補

前侯

前侯信師古曰字或作散音側流反念孫案前即散字之誤隸書散字作散因譌而爲前史記作叢徐廣曰一作散索隱曰叢音緞蓋書傳叢字或作散叢散皆以取爲聲故皆有緞音也公羊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釋文叢作散疏云叢有作鄒者其作散者亦散之譌

二月

胡毋侯楚 二月癸酉封念孫案二月當依史表作十月自蒲領侯以下二十四侯皆以元朔三年十月癸酉封若此侯獨以二月封則不當列於正月之前矣

安意

象氏節侯賀 侯安意嗣念孫案安意當作安惠惠古德字與意相似而誤史表正作安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脫二字

建成侯拾念孫案史表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末一格

脫豫章二字當補入地理志建成屬豫章郡水經贛水注云濁水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是其證

敦侯 敷侯

臨樂敦侯光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敷古穆字念孫案敦字無弋灼反之音敷亦非古穆字此傳寫脫誤當作敦字或作敷音弋灼反又作敷古穆字說文敷讀若龠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敷集韻云穆古作敷皆其證玉篇作敷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敷皆周書謚法所無史記亦作敦索隱引謚法善行不怠曰敦未詳所出則皆敷之

譌也敷古穆字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是也

下文定敷侯越敷亦謚法所無史記作敷侯敷爲敷之譌敷又敷之譌耳今本史記敷侯作敬侯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單行本作敷引說文敷讀如躍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敷而謚法無敷則其爲敷字之譌可知今本史記既改敷爲敬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敷說文云敷讀如躍殊爲可笑或又謂漢表敷字爲敬字之譌不知敬字左畔與敷字絕不相似若本是敬字無緣譌爲敷也敷字左畔與敬字亦不相似又不得改敷爲敬也

三十五年

牟平共侯濼 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大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念孫案三十五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五年自元狩三年至大始二年凡二十六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二十五年

歆

歆安侯延年師古曰歆音許昭反念孫案歆當依史表作鄠李奇注韓信傳曰鄠音羹臠之臠地理志鄠縣屬常山即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鄠者也延年為趙敬肅王子故封於常山鄠縣故城在今趙州柏鄉縣北後有鄠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

年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故又封舟於鄠也鄠侯舟下書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鄠與歆字形相似而誤師古望文為音失之矣

乘邱

乘邱節侯將夜念孫案乘邱當依史表作桑邱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於桑邱正義曰括地志云桑邱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城屬中山國將夜為中山靖王子故封於中山若乘邱則屬泰山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去中山遠矣水經洙水注云洸水西

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將舉與齊魏戰於乘邱卽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邱皆誤爲乘邱遂有此謬證矣隸書桑字作乘乘字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故桑譌作乘耳又史表之桑邱索隱云表在淡澤蓋地理志淡澤與北新成皆屬中山地相近故也今末一格脫淡澤二字當補入

脫一字

柳宿夷侯蓋念孫案此條末一格有涿字而今本脫之史表柳宿索隱云表在涿郡是其證涿與中山相連此侯爲中山靖王子故封邑在涿也

蕘 脫二字

蕘侯方師古曰蕘音口怪反字或作費音扶未反又音祕念孫案蕘字從艸貴聲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祕且不得與費通蕘當爲蕘字之誤也隸書或作蕘形與貴相近故蕘譌作蕘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縕蕘今本蕘譌作蕘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憤蕘字從艸貴聲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蕘音墳又音扶未反又音祕聲與費同故字亦相通內則菽麥蕘稻黍稷釋文蕘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蕘泉實釋文蕘本或作蕘符分反或扶沸反方言蘇周鄭之

閒謂之公蕢郭注曰蕢音翡翠皆其證也師古不知蕢
 為蕢之譌故音口怪反史記蕢作費索隱曰費音祕又
 扶味反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蕢
 與費字異而義同即地理志之東海費縣也又索隱云
 表在琅邪琅邪東海二郡相連故志在東海而表在琅
 邪今本末一格脫琅邪二字當補入

輒

輒節侯息師古曰輒即輒字也輒音孤又音孤地理志北
 海郡輒師古曰輒即執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
 報侯劉息今本報作輒乃後集解徐廣曰一作輒今本

亦後人轉改 索隱單行本曰報今本刪縣名志屬北海表作

輒韋昭以輒為諸螫反表作輒以下十念孫案輒與報

皆執字之譌也隸書執字或作執見漢淳于故譌為輒

又譌為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鈞邱侯劉執德

書曰吾斯之未能信今本執譌作報 史表之報侯息即漢表之輒侯息而

韋昭音諸螫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輒師古以為

即執字正與諸螫之音相合而說文玉篇皆有執無輒

隸書執字又與輒相似則輒為執之譌明矣凡執持之

執史漢中無作輒者惟縣名之執作此字蓋執持之執

隸書作輒者人皆知其為執字之譌故隨處改正惟縣

名之瓠不敢輒改遂相沿至今師古既云瓠卽執字又云瓠卽瓠字又音孤前後自相矛盾則涉河東郡之瓠講而誤也辨見下廣韻入聲二十六輯瓠之入切縣名在北海而平聲十一模無瓠字是讀瓠爲執而不讀爲瓠矣但未知瓠爲執之譌耳又案說文卒女涉反字注云讀若瓠一曰讀若籥女涉反瓠亦執之譌也隸書瓠或作瓠執或作轍二形相似故執譌爲瓠執與籥聲相近故卒讀若執又讀若籥如讀若瓠則聲與籥遠而不可通矣又說文執從尹居逆反從卒卒亦聲卒讀若執故執從卒聲如讀若瓠則聲又與執遠而不可通矣

千乘

枸侯賢今本枸譌作拘據索隱引改史表枸字又譌作枸千乘念孫案枸者胸之借字也千乘當爲東海索隱引漢表正作東海地理志胸縣屬東海是其證胸縣故城在今海州南去漢之千乘郡尚遠不得言枸在千乘也

涓

涓侯不疑念孫案涓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涓水則在南陽此侯

為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洧與洧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地理志琅邪有諸縣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而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桑邱

桑邱侯頃念孫案桑邱當為乘邱地理志泰山郡乘邱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即此是也此侯為東平思王子故封於乘邱其地與東平相近下文之桃鄉頃侯宣富陽侯萌皆思王子富陽桃鄉與乘邱並屬泰山亦與東平相近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府汶上縣東北乘邱故城在滋陽縣西北

又上文之栗鄉頃侯護下文之西陽頃侯竝亦皆思王子栗鄉西陽竝屬山陽去東平亦不甚遠也若中山國北新城縣之桑邱城則在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去東平遠矣說見前乘邱下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於桑邱此中山之桑邱城集解曰地理志云泰山有桑邱縣則所見地理志泰山郡之乘邱亦誤為桑邱故謬引為桑邱之證正義駁之是也史記六國表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邱今本亦譌作桑邱隸書桑乘相似故乘譌為桑互見前乘邱下

走 執 鼻

廣城侯走師古曰走音竹二反念孫案走音捷不音竹

二反，韋當為憲，息夫躬傳，卑爰憲強盛，師古曰：憲音竹。

二反，是韋為憲之譌。又古今人表，衛韋。明監本依詩正義改，韋為建非也。

也。辯見下。嗣伯子，韋亦當為憲。憲下當有伯字。史記三代世

表，衛韋伯，索隱曰：韋音捷，衛世家，嗣伯卒子，韋伯立。本

作庚，即韋之俗書，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此字。徐廣音義曰：韋音捷，索隱曰：世

本作摯伯，余謂韋與摯聲不相近，無由通俗，當本是憲

字，聲與摯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徐及小司馬音捷，皆失

之。隸書憲，韋相似，故憲譌作韋。邶風終風篇，願言則嚏，釋文作韋，云本又作憲。

幽風狼跋篇，載憲其尾，釋文憲，本又作韋，晉灼注，息夫躬傳曰：憲音詩，載憲其尾之憲，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憲字為韋，以應服虔之音，尤離真矣。摯伯

之摯，或作憲，而今本譌作韋，猶上文帝摯之摯，或作憲

而路史後紀，譌作韋也。邶譜正義引史記作建，伯建又

韋之譌矣。隸書韋，建亦相似，說見賈誼傳，捷之江下。又律厯志，魯獻公即位

五十年，子慎公，執立，鼻。執當為摯，鼻當為嚏，慎公之名，或作摯，或作嚏，故并記之。上文

子考公，就立，首師古曰：又記此首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師古曰：鼻音皮，祕

反，又音許，器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真公，鼻。慎真古字通。

索隱曰：世本作慎，公摯，鄒誕本作慎，公鼻，魯世家，獻公

卒，子真，公鼻，立，索隱曰：鼻，世本作摯，或作鼻，鄒誕本作

慎，公鼻，余謂志作執者，摯譌為執，又譌為執也。其或作

鼻者，則嚏之譌，嚏即憲之借字。見上注。而聲與摯近，故世

本作摯漢志作噓也史表及世家作凜者又為凜之譌其或作鼻者則憲之譌也師古望文為音失之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黃河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念孫案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為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為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淳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

表也

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

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為後人所加甚

明

虞夏以之

晉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念孫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

豈無刑辟

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念孫案刑辟當為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

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曰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業之說卽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以綴續前記

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念孫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敘云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敘云是以別而敘之皆其例也

清河

清河定侯王吸念孫案清河當依史表作清陽考元和郡縣志後漢始省信成縣置清河縣前漢無此縣也蓋漢之清陽縣本爲清河郡治見地理志因此而誤矣然下文汾陰悼侯周昌功比清陽侯則此文本作清陽而清河乃後人所改也水經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侯

定漢

曲周景侯酈商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念孫案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記補定漢中事見商傳

費侯

費侯陳賀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為季氏邑非也
 念孫案地理志東海郡費故魯季氏邑水經沂水注云
 治水東南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為魯
 季孫之邑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是陳賀所封之
 費即故季氏邑也費字當音彼冀反今師古音扶味反
 又云非季氏邑皆所未詳又史表作圍侯陳賀此脫圍
 字謚法威德剛武曰圍

陽信

陽信胡侯呂青念孫案陽信當依史表作新陽地理志

汝南郡新陽應劭曰在新水之陽

新陽故城在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

經潁水注曰新溝水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

年封呂青為侯國即陳勝傳所云呂臣為蒼頭軍起新

陽者也若陽信自屬勃海郡乃文帝時劉揭所封非呂

青所封蓋新字古通作信

王子侯表之新鄉侯王莽傳作信鄉侯師古曰古者新信

同音史記高祖紀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案表青封信陽侯也是小司馬所見史表正作信陽

陽字下耳

沛公

武彊嚴侯嚴不職以舍人從起沛公霸上景祐本霸上
 上有至字念孫案此當作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沛謂

沛縣也上文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卽其證後文若此者多矣沛下公字乃淺學人所加景祐本衍公字此本又脫至字矣

建御史大夫陽

侯青翟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念孫案建當爲逮注陽當爲湯皆字之誤也逮御史大夫湯不直者言青翟爲丞相與長史謀逮張湯其事不直也史記作坐爲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是其證陳氏少章曰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治謂之建治見谷永傳案建治二字文不成義亦是逮治之譌說見谷永

傳陳說非

票客

淮陰侯韓信爲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竝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念孫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掌穀貨高紀及信傳竝云信爲治粟都尉漢紀則票爲粟字之譌甚明史表索隱引漢表正作粟客而師古本獨譌作票客遂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矣

迫騎

祁穀侯繪賀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念

孫案迫當依史記作追字之誤也楚追騎正承上漢王
敗走而言

魯侯奚涓涓子封母底為侯念孫案底史表作疵

而徐廣引漢書云涓外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漢表正

作疵今本作底誤也草書疵字作疵因譌作底考工記車人為耒底長尺有一寸今本月

令正義庶譌作底是其例也

河陵頃侯郭亭念孫案河陵當依史表作阿陵索隱云

縣名屬涿郡見地理志而不言漢表作河陵則今本河陵為

傳寫之譌也又下文陽河齊侯其石七年十月甲子封

今本十下衍一字陽河亦當作陽阿史表亦作陽河而

索隱云縣名屬上黨則當作陽阿地理志曰上黨郡陽

阿水經沁水注曰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

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訴為侯國案水經注作卞訴而表作其石未知孰是其證阿河形聲相亂故阿譌作河互見五行志河

陽主下

終陵

終陵齊侯華母害念孫案地理志無終陵縣終陵當為

於陵於陵故城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本齊於陵邑下文

有母害曾孫於陵大夫告則母害之封於陵明矣上文南安

嚴侯宣虎有曾孫南安簪襄護肥如敬侯蔡寅有曾孫肥如大夫福高宛制侯丙猜有元孫之孫高宛大夫齧下文若此者篆文於字作於與終相似而誤史表作絳不可枚舉

陽則又終陵之誤水經澮水注以為河東之絳縣非也

類

北平文侯張蒼 孝景後元年侯類嗣又張蒼傳至孫

類有罪國除念孫案類皆當為類讀如聶曠之曠說見

史記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類矣

盧縮

舊本譌作擗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擗字當作擗此即右扶風陶邑也作擗者借字耳說文擗大

木可為鉏柄廣韻相倫祥勻二切故師古曰擗音詢又音旬也史記作拘即拘之誤今改正頃侯溫

疥以燕相國定盧縮念孫案盧縮當依史記作盧奴盧

奴縣名故言定猶上文費侯陳賀之定湖陽也若云定

盧縮則文不成義矣縮字蓋淺學人所改

橐祖侯陳錯

橐祖侯陳錯師古曰橐音公老反錯音口駭反史記作

橐祗侯陳錯念孫案橐當為橐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

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也漢高

帝七年封將軍陳錯為橐侯漢書五行志山陽橐茅鄉

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橐

薛瓚曰音拓則其字本作橐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史記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橐故引漢志為解而今本索隱亦作橐則後人以師古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為謚者祖當依史記作祇亦字之誤也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丘形與且相似故祇字譌而為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祇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祇譌作沮是其例也蔡邕獨斷說謚法曰治典不殺曰祇是其證殺色界反史記正義謚法解注曰秉常不衰是也今本獨斷祇作祇亦是隸書之誤一本作震震祇古字通則本作祇明矣說見惠氏尚書古義師古不解祇字蓋所見本已譌為祖矣錯與錯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錯漢表作錯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錯

闕氏

闕氏節侯馮解散闕於乾反氏音支水經清漳水注曰梁榆城即闕與故城也秦伐韓闕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破秦於闕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竝言涅縣有闕與聚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為侯國全氏謝山曰闕氏非闕與索隱曰在安定亦非趙氏東潛曰史漢表之闕氏索隱以為在安定蓋即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也續漢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人又加一門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司馬為非未之審耳念孫案趙云闕氏即烏氏是也云篆文烏於相似後人

又加門則非也。鳥之為闕，乃聲之通，非字之誤。闕字本以於為聲，而於即古文鳥字。鳥氏之為闕氏，猶商於之為商安也。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於於鳥古同聲。闕安古同聲。於之為安，猶鳥之為闕矣。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僚焉得為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大戴記禮三本篇惡竝作焉。楚辭天問，焉有石林劉達吳都賦注引焉作鳥。呂氏春季春篇天子焉始乘舟淮南時則篇焉作鳥。鳥與惡之為焉亦猶鳥之為闕矣。故史記鄼商傳破雍將軍鳥氏索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何奴傳涇北有鳥氏之戎，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高注云塞在安定焉氏，即鳥氏，故曰塞在安定。此皆聲近而通，非字之誤也。而水經注乃以安定之闕氏為上黨涅氏之闕與聚，失之矣。或謂史漢表之闕氏皆闕與之誤，不知與氏二字形聲皆不相近，與字何由誤為氏？又謂其地在涅氏縣，因涅氏譌作闕氏，則尤為曲說。

今人十二年
安邱懿侯張說，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念孫案十二年當依景祐本作十三年。自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三年，凡十四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十三年。

平

平嚴侯張瞻師，史表平作繫，或曰漢表作平誤。前有平

悼侯工師喜豈一地兩封乎念孫案此平縣卽繁縣也
地理志繁縣屬蜀郡繁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
便蕃左右矣見襄十一年

侯意

長脩平侯杜恬 侯意嗣念孫案意當爲憲憲與喜古
字通故史表作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意矣
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憲史記張儀傳之馮喜
舊本作憲餘見史記
單右車 中牟共侯單右車念孫案單右車史表作單父聖索隱

曰漢表作單父左車單父複姓也今本脫父字左車譌
作右車古無名右車者韓信傳有李左車高祖功臣表
有周昌之孫左車則作左者是也又案左疑當讀爲佐
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貳車佐車皆副
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左車之名蓋取於
此

季必 二十一年

戚圉侯季必師古曰灌嬰傳云季必今此作季表傳不
同當有誤念孫案灌嬰傳是也史表亦作季必又灌嬰
傳索隱引漢紀云桓帝追錄季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

陽關內侯百官表云元狩四年臧侯李信成爲太常卽必之曾孫見下文水經河水注云故瀆東北逕臧城西漢

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皆其證也又下文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念孫案二十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一年自建元三年至元狩五年凡二十一年

以列侯入

高梁其侯酈疥父會其以列侯入念孫案入下脫漢字上下文言入漢者多矣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

正作入漢陳禹謨刪漢字史表同

漢書第二

陸彊

迺侯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

釋名謂車蓋弓為隆彊云隆彊言體

隆而強也

索隱本作李隆彊

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

而不言漢表

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五馬河注云涑水東

南流逕迺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

彊為侯國字亦作隆

攜侯徐盧

容城攜侯徐盧念孫案攜當為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

侯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徐盧

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為攜者非

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

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為侯

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為太常唯塗即

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謚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

為謚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

後人既誤以攜為謚又誤以徐盧二字為上姓下名遂

改侯攜徐盧為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

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桓侯賜

桓史表作垣縣名也

迺侯陸

疆下文之易侯僕黜翁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謚

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謚耳又周勃傳匈奴王

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案彼文徐

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
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為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
史漢李廣傳衛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
傳注以此為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
地理志博昌樂安並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倉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為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西安地理志西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衛將軍傳並作涉軹本書衛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票侯趙破奴 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武紀云遣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票侯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今本匈奴下亦衍奴字衛霍傳亦云趙破奴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從驃侯破奴將兵至匈奴水

龍侯 龔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各本龔譌作龔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龔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史表作龍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龔侯者龍亢二字合譌為一字而亢又譌為木耳龔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為之說集韻龍古作龔即沿晉灼之誤而蕭該遂以有亢字者為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今鳳陽府懷

遠縣

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為

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表又為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酈

下酈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酈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酈當為酈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酈音躡躡之躡史表作下酈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為侯國字皆作酈且表在南陽則是酈字明矣若酈縣則在左馮翊不在

南陽也

輒譟

輒譟侯扞者師古曰輒讀與狐同譟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輒譟侯扞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輒音胡索隱曰即狐字念孫案功臣表之輒譟即地理志之狐譟則輒乃狐之譌也隸書輒或作輒因譌為輒又譌為輒耳說文玉篇皆無輒字廣韻十一模亦無輒字集韻十一模瓠洪孤切瓠譟晉地名又攻乎切瓠譟漢侯國在河東則輒譟為瓠譟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輒音節侯息云輒即瓠字又

音孤即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外子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邗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謂會邑鹿邑鉅鹿邗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謂會邑河內師古曰邗音于百官表亦作邗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孟康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會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踳侯邗侯作抱侯
念孫案漢紀是也踳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
背相踳李頤云踳蹋也封李壽爲踳侯者爲其足蹋開
戶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
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是也廣韻踳題竝特計切聲相同
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踳之借字
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
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會
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
或作邗二形相似故抱譌作邗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

邗城

德二十四年左傳邗晉應韓杜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邗城

正與功臣表之河

內相合遂改邗爲邗不知邗乃抱字之譌且踳侯抱侯
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韋云邗在河內則
已誤認爲邗城之邗水經沁水注亦云邗城當大行南
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蓋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
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
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踳侯卽用
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眾降侯念孫案

厲上當有烏字烏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為速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率其眾數萬人南降師古竝曰遼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樅為郡樅為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 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脫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于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

干建元以來侯者表衛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

戢楯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類

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竝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畱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蒙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 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即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

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此自別為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

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為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尚謨本於此下加掌西域三字又引師古注為證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十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太后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會曰邑念孫案皇太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太后言后與公主則大后可知

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會曰邑今本竝作

皇太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

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會曰邑無皇太后三字

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

當為戊辰其後二日為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大夫

申屠嘉為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

申屠嘉為丞相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

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為殷宏草書之

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即訊驗

王漢書同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

明

鐫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延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
臯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
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而張湯即以是日為御史大夫
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
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
御史大夫

鐫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
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為四
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
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
案七月當為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中山
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
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
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

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
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荀紀七月
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
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
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顓頊師引之曰亮即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
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為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

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禹岳
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中伯仲之
伯多作柏穆天子傳注云古伯
字多以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
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為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咎者九侯鄂侯鄂俗書文
作鄂
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脯鬼侯以饗
諸侯正義曰鬼侯殷
本紀作九侯九與鬼
聲相近故有不同也鄂一作邢邢一本作鄂
趙策作鄂殷本紀以
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邢竹書紀年
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

志四之三
侯鄂侯紂三公那侯亦紂三公或云那侯卽鄂侯或云卽那侯俱非世紀那侯事紂以忠諫歿而那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一作那侯又作那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那侯紀年有那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那侯古今人表有那侯而無鄂侯是那卽鄂之譌而那又那之譌也趙策曰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卽世紀所謂鄂侯以忠諫歿者也作那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那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那侯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雍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雍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賈注曰雍廩渠邱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杜注曰渠邱齊大夫雍廩邑史記則謂之雍林人廩林聲近而字通秦本紀曰齊雍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雍林人作雍廩乃後人依左傳改之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辯見史記

怨無知及其往游雒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雒林而曰雒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向未有章句故誤以雒林為邑名而言雒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雒稟人亦沿史公之誤而今本作雒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為衍字亦未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慎微篇曰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疆霸諸侯則應為楚莊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間

衛塲公焱

衛塲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襄二十六年念孫案焱當為焱字之誤也焱焱字形相似書傳傳寫多譌不可枚舉剽焱聲相近故字相通

襄十四年左傳衛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甫遙則與焱同音蔽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月令焱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史為飄月令注作回風為焱飄之為焱猶剽之為焱矣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衛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焱之譌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焱風今本焱作秋亦是焱譌為焱又譌為秋也或謂秋亦音七遙反與剽焱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

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
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
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
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開一字張又序
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
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
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僞撰何得
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開名牢始爲家語所惑賈逵鄭眾注
左傳以琴張爲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
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

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
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
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爲孟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爲孟大夫杜
解補正改孟爲孟說云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
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
闔大夫之爲闔嘉邨鄆大夫之爲邨鄆午也案顧說是
也左傳釋文孟音于下文同孟音于者指孟丙而言下
文同者指孟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孟字皆作孟

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孟縣而言廣韻孟

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孟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恂所

見本亦作孟也自唐石經始譌為孟丙而各本遂沿其

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孟姓故孟譌作孟下文之狐

廡師古曰即孟廡孟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孟丙而

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

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孟縣師古亦無音蓋孟字本不須作音也水經汾水注云洛陰

水面逕孟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

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孟大夫即本於地理志今

本作孟丙亦是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

郡國志亦云孟晉大夫孟丙邑明注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

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孟城漢孟縣也本春秋時晉大

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孟丙為孟大夫太平寰宇記同

此皆本於水經注而孟丙之孟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啟期也聲或作啟攷異曰聲當為

聲之譌啟聲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啟形與

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啟者矣不必迂

其說而以為聲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卽薄疑也念孫案蕩卽薄之譌雖姓亦有

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

通志氏族略通鑑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韓子內外

淮南內篇道竝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覲玉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

本補

漢書弟三

漢書第四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律麻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

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

鍾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

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

三十一引此竝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麻志竝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高麗王念經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為羨字之誤也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度而不

足者逮於用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竝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

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

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

璧羨康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冢人注曰隧羨道

也隱九年左傳注作延道是羨為延長之義也太元元數辰戌丑未

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

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義振羨二字俱是辰

字之訓李昉於子引達於寅冒菲於申罕布於午昧藿於未申堅於申雷孰於酉該闕於亥皆以兩字

共釋一字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美亦後人

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麻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

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

為斂者斂當為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

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元元數云庚取其改更皆

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

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

為一分念孫案一為一分本作一黍為一分脫去黍字

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

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曆志史記五帝

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為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

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案

陰即大歲也不當分以為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

三統曆說詳大歲攷當大初元年議造漢曆安得有超辰之

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

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麻改之也史記麻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為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麻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麻乃殷麻說見下與三統麻不同開元占經古今麻積篇劉歆三統麻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麻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顛項上元乙卯夏麻上元乙丑殷麻上元甲寅周麻上元丁巳魯

麻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麻同此云前麻上元泰初闕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麻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麻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候之書多據殷麻大衍麻議曰緯所據者殷麻也故易乾鑿度曰麻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麻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此紀卽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今本孽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

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正與前麻復得甲寅之歲
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

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子當為寅後人改之

也主海律麻部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

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麻者殷麻也黃帝以下

六麻惟殷麻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麻志論及殷麻上

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麻議曰湯作

子合朔冬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闕逢攝提格之

歲元封七年與殷麻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闕逢攝提格

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為甲寅者七十有六而

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

為麻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

二引尚書考靈曜日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

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

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攝提格建星牽牛皆

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

也易乾鑿度曰麻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

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歲在攝
提格之紀其曰紀曰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即此所謂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闕逢之歲在攝
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
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即大初元
初元年五月正麻以正月為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
多三月凡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
為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
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癸女六度卻數至
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
歲星居丑正月與斗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
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

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

詳見大歲考殷麻甲寅元表後

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

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為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麻

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

說見大歲考

大歲在

寅乃殷麻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

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

乎錢氏曉徵不悟在子之文為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

提格之歲不合乃為之說曰大歲在子為大歲攝提格

之歲則為大陰

見潛研堂文集

豈知在子本為在寅即上文之

攝提格而無庸強為分別乎或曰漢大初麻元固丙子

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麻法，而必以為殷麻，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麻，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麻之文，而非大初麻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為殷麻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麻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麻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麻，而中間乃言漢大初麻者乎？殷麻紀元為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麻。壽王麻，迺大史官

殷麻也。是殷麻為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

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麻，故用大史官殷麻，而

以甲寅為元。至鄧平造麻，更以丙子為元。徐幹中論麻數篇成哀之

間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麻。案三統麻以丙子為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麻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麻世篇曰：漢麻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麻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麻本以丙子為元，不始於三統麻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日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為丙子年之冬，麻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而鄧平定麻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為元可知。而

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麻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麻之
 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麻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
 造麻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天麻始改謂顓頊麻以立春為部首
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為部首也部首起於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惟殷麻甲寅元而已故曰闕逢攝提格之歲
 又曰大歲在寅然六麻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
 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
 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麻元所在代有變易殷麻元用甲
 寅而漢麻因之則無以別於殷麻故又取是年顓頊麻

之大歲而以丙子為元顓頊麻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
 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
 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麻者以本統夏漢
 改麻以正月為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為五月正麻蓋漢
 麻成於鄧平鄧平之麻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
 謂選鄧平等造漢大初麻也麻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
 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麻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
 天麻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麻安得有丙子元法史
 記麻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為大初元年年名焉
 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麻之

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麻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因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麻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旣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

大歲在午曰敦牂

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麻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厄

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

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雜體詩注

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竝無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漢書攷異曰九厄當為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外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為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竝作陽九厄則唐時已譌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厄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

九之厄此正釋陽九厄三字陽九厄蓋三統麻篇名也陽厄五陰厄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厄名篇三統閏法陽九厄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厄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厄篇所云即易傳所謂陽九之厄也俗本陽字誤而為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厄為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厄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

陰厄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
至漢書律麻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厄五陰厄四合
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
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無妄之語蓋連引易
無妄說及漢志非謂易無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
志陽九厄果為易無妄之譌則陽九厄曰下亦當有災
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無妄之文相同今無
此語則非易無妄也且志文若作易無妄則孟康及師
古必釋無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老厄
百六之會而不及易無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二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
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
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
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
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闕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
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
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為德辰為刑大陰所居謂大

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即大歲所起之日

辰又曰大歲所起之日即大歲所起之日

粵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既於霸引之曰三當為二

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為二月明矣武成

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

十二度當為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

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

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

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

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鄭注曰利利

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退

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即行鹽唐律雜律曰諸造器

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鹽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

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為破

以牢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

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

之遺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語也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鹽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鹽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鹽會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為甘苦之苦矣辯見會貨志

曲為之防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

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為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為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相對為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

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

義聲音篇

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

通典樂一竝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謠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謠五行

志怨詢之氣發於謠謠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謠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為謠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謠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皆作謠後人多見歌少見謠故皆改為歌也此謠字若不誤為語則後人亦必改為歌矣

鄭衛宋趙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疋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為妻妾役使所營

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日熒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熒通作營又

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且否象傳不可榮以祿
 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莊子人間世
 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
 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
 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是
 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
 精神亂營高注竝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為
 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為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為繞誤與
 此同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永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
 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
 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
 廟中故下文云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
 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永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
 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
 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行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

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巫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

爲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劉敞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膾倉猶此歌之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卽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以爲祭后土之歌是

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媪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壘處

壘聲發榮壘處頃聽晉灼曰壘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壘與巖同言雷壘始發草本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

以巖穴連文故說文夔字注及楚辭七諫注竝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霆聲發榮壑處頃聽師古以壑為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顛

郊祀歌西顛沆瑒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顛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瑒白氣之兒也念孫案韋以顛為少昊非也西顛謂西方顛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顛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顛天淮南天文篇作皓天高注同說文顛白兒楚詞曰天白顛顛故曰西顛沆瑒秋氣肅殺師古以沆瑒為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顛冬元冥

則顛為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為青陽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顛若少昊則對大昊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竝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僛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為遙遙亦遠也古人自右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案盛與成同成亦功也揚倬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說見荀子

闕流離

闕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

斥今本作塹非蓋後人誤以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

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

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三十六井定出賦

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允故沆字或

作沆一誤而為沆再誤而為沆師古不達乃曰沆謂居

深水之下其失甚矣沆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為沆或誤

為沆或誤為坑或誤為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

亢之字傳寫易致差謬爾雅釋木杭魚毒今本杭誤作

杭廣雅釋宮暘道也今本暘誤作暘齊語至于斥抗補

音抗苦浪反作枕者非列子黃帝篇攬袂抗釋文抗

一本作抗淮南說林篇在於批仇今本仇誤作仇楚辭

七諫與麋鹿同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傳原

亢籍正義亢作元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今本

亢誤作元後漢書光武紀臧宮與延岑戰風俗通義曰

於沆水注本或作沆水及沆水者並非

謹案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沆澤之

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沆澤數沆字皆沆字之

誤沆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沆大水一

曰大澤者也故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

淮南俶真篇茫茫沆沆是謂大治高注茫茫沆沆盛貌

也茫茫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數沆字亦沆

字之誤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為盛貌漢書

禮樂志而顯沆沆師古曰沆沆白氣之貌也故曰沆讀

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沆沆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

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

沆亦沆之誤沆與象量藏為韻渾與沆一聲之轉渾渾

沆猶言茫茫沆沆耳若作沆沆則義既不合而韻又

不諧沆又為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

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沉漭也言
乎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水
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
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
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
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糞坑水為鹽是其證也淮南地
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
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竝作沉是其證也又
文選西京賦游鴈高翬絕阮踰斥阮與斥同類皆謂澤
也阮即沉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

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阮澤皋牢陵山
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為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
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竝引詩武
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
發謂興師伐桀也幽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
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
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為旗非也
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賊

錢以敬為先與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施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春槁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春槁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魯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

然後乃斲其罪不為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為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斲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為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為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下眾
男為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
通典會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
師注及疏引此竝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
宋本尚未誤

燎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寮毛晃增脩禮部
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竝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
寮以為明火以為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為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
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
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
之道也剝象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曲禮去
行即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
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為世晏子春秋
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會飽謂歲之不足也史

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

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

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

飢餓天之常行是十二歲一大壽是也

慈母慈母念孫案慈母慈母

雖慈母不能係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

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

是也通典會貨一通鑑漢紀七竝作慈父念孫案

聚於力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

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

力當為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

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為時甚久故曰非

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

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

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為征周官通以政為征征賦斂其義

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

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

無音則已誤讀為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為暴
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
通典倉貨一通鑑漢紀七竝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
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
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
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
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
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莪黍稷儼儼

芸除草也秭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
盡而根淡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
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
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墮其土以附苗根
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
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
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
根淡本作隴盡平而根淡言每耨輒墮隴土以附苗根
及盛暑之時則隴與耨平而苗根淡固也今本脫平字
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

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
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淡

庸輓犁

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
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伙比
徒更伙與迭同代也廣雅同齊曰伙江淮陳楚之間曰徒餘
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
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
左傳云晉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即方言比耦以艾
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

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
仍訓庸為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賈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而糶今本
脫下其字依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
李惺說云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
增賈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以利民此民字對
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
倉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
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竝作減其賈而糶以利

民漢紀作減賈而糶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臧臧纒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纒百萬念孫
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
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
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
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為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
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
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為多多字因上
文姦錢日多而行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為音于媯反不音于偽反
五穀不為者為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
不為稷韋注曰為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稷
禾不為稷種重禾不為重言不成稷不成重也墨子禘
守篇曰歲不為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為皆言歲不
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為集解引孟康
漢書注曰為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為協

洽之歲菽麥不為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為高注曰不
為五穀續漢書律麻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暑未當至而至
來年麻不為穀雨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為是不
為即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
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
不為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
漢伏兵馬邑列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
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眾

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
萬眾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
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
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
下文云富商大賈亾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
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家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句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
或作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
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摠云苦惡也
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鴉羽傳云鹽不攻
致也言鐵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
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
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
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句
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
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
不可通

九寸

公龜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
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
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
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
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

而行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即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
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為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
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
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竝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
會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竝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
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
為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為蝗蟲案蟲蝗猶
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鳥荀子言禽犢今

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

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為災今本改為

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皆其證也又荆燕

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

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為災也他蟲亦有

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

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太起不得改蟲蝗為

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字亦後人所

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螽也加一蟲字則大為

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